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编者的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60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铁建的前身——铁道兵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立下不朽功绩。在庆祝新中国60华诞之际,本报开辟专栏,隆重推出一批铁道兵将士和英模的动人事迹,以飨读者。

人们这样说:毛泽东有两把斧,一是王震,二是许世友。这二人比程咬金还程咬金,比张飞还张飞。

《三国志》论关羽和张飞:“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毛泽东以此评价王震说:“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

王震将军,湖南浏阳马桥人。小名王余开,王正林,后改名王震。父王贵才,母董其谱,人称“王家老大的堂客”。将军出世,始难产,恰雷雨大作,母惊呼,儿啼哭而出。故人称之为“雷震之子”。

发生在将军身上的故事,件件精彩,件件可入戏,可以这样说,我军大大小小的“石光荣”,都是他和许世友亲授的弟子。有一年,我赴西安,在李若冰的引见下,去拜访《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杜问:“你是铁道兵?”我答:“是!”杜又问:“你是王震的士兵?”“我的首长的首长是他的士兵。”我答。

杜鹏程笑曰:“将军最有趣。胡宗南攻打延安时,他一方面派人阻击敌人,一方面下河去摸鱼。仗打胜了,通信员来向他报喜,他高兴就地朝岸上跑,跑上岸才发现裸身没穿衣服。哈哈,哈哈。”几十年过去了,杜鹏程提起此事,还乐得前仰后合。

1941年,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官兵们一手拿枪,一手挥镐,垦荒种地,纺纱织布,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由此开始。1941年、1942年两年,该旅开荒种地三十余万亩,年产粮九百余万斤。王震用他和士兵生产的小米,喂饱了延安,喂饱了革命。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歌曲,颂其事,扬其名,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在南泥湾挥镐的王震没忘毛泽东,他把毛泽东请到南泥湾,让毛泽东饱饮了南泥湾最南头一个叫九龙泉的泉水。

改革开放后,九龙泉村的支部书记说,毛泽东饮过咱们村的泉水,在这里办个酒厂准发财。酒厂没办多久,便破产了。王震闻得此事骂:“笨蛋一个,难道毛主席放屁也是香的吗,一点脑子也不长。”

解放战争后期,王震率部进疆,军营中传顺口溜曰:“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南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之后去新疆,成了光棍爹爹多爹。”王震闻此,笑骂:“嘴巴子的,跟我王震还要找不到老婆的吗?”于是,他向湖南要人,于是,十万湘女进疆。

据云,建国后中央有规定,凡见毛泽东均不准带枪,唯独王震例外。毛泽东说:“王胡子不会害我,除原子弹外,他带什么

都不准阻拦。”

1954年2月,王震奉命进京,入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轻轻转动地球仪,问王震:“知道叫你进京干什么吗?”王震答:“不知道。”毛泽东说:“中国之大,铁路很少,让你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给祖国修更多的铁路。”

将军哈哈大笑:“我一定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下,到雅鲁藏布江去饮我的战马。”

铁道兵组建之初,报社的同志想请毛泽东主席给报纸题写报头,打几次报告均石沉大海。王震知道后,答曰:“此事由我来办。”不几日,将军便拿来由毛泽东亲自题写的几个报头。将军说:“主席让我选,我是个粗人,我懂啥。最后用哪一个,由报社的秀才们挑选。”

贺敬之对我说,由于他写了《南泥湾》和《白毛女》,将军非常喜爱和看重他。在上海,将军让贺敬之给他朗诵《雷锋之歌》最后几章,当贺敬之念到:

……

快摆开你新的雁阵呵
把这天大的“人”字——
写向那万里长空……

坐在沙发上的王震激动得离开座位,高兴地大喊:“好!好!好!我就要组织新的雁阵,飞赴新疆,这就叫‘飞进汉塞,归雁入胡天’。”

贺敬之的夫人,著名诗人柯岩大姐对我说,有一次她和王震因为一件事辩论起来,她毫不相让,一句跟一句,一句比一句更快……

当过王震秘书的郭小川在边上“哎!哎!”地直拦也没拦住她。

王震无可奈何地说:“你这个老同志为什么不怕我?”

郭小川说:“这样才对呀,因为年轻人也发扬了您的‘胡子精神’呀!”

王震一笑,说:“我这个王胡子,看来今天还得怕你这个柯胡子了。”

王震虽为武夫,却喜好文化人,华罗庚、丁玲、艾青、李四光常与将军有来往。1957年艾青被划为右派,将军曰:“我要”

将军见艾青,曰:“艾青同志,你好!”艾青诉,曰:“我是右派,您不能称我同志。”将军对曰:“你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我们国家的光荣。”是时,将军立于卡车上,对全校师生官兵曰:“有个大诗人,艾青,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来歌颂你们,欢迎不欢迎啊?”全场掌声雷动,艾青热泪横流。

次日,将军再访。适逢县里正在开会,

将军破门而入,怒指县长曰:“我是上将王震,我以中央委员的名义宣布,现在撤销你的县长职务。”

随后,将军致电叶飞:“你的一位县长叫我撤了。”

叶飞说:“该撤你就撤,我决不护短。”

上世纪60年代初,铁道兵文工团创作员周纲、朱田赴福建,陡产生采访那位县长的想法。此时,那位县长已出任三明行署的副专员。他对周纲、朱田曰:“我也是老红军,平时天不怕,地不怕,谁知那天碰上了‘王胡子’,该我倒霉,他要穿‘上将服’也不会出事,他穿着施工服,泥啦巴叽,像个炊事员,我就说了一句假话骗了他。”

贺敬之对我说,由于他写了《南泥湾》和《白毛女》,将军非常喜爱和看重他。在上海,将军让贺敬之给他朗诵《雷锋之歌》最后几章,当贺敬之念到:

……

快摆开你新的雁阵呵
把这天大的“人”字——
写向那万里长空……

坐在沙发上的王震激动得离开座位,高兴地大喊:“好!好!好!我就要组织新的雁阵,飞赴新疆,这就叫‘飞进汉塞,归雁入胡天’。”

贺敬之的夫人,著名诗人柯岩大姐对我说,有一次她和王震因为一件事辩论起来,她毫不相让,一句跟一句,一句比一句更快……

当过王震秘书的郭小川在边上“哎!哎!”地直拦也没拦住她。

王震无可奈何地说:“你这个老同志为什么不怕我?”

郭小川说:“这样才对呀,因为年轻人也发扬了您的‘胡子精神’呀!”

王震一笑,说:“我这个王胡子,看来今天还得怕你这个柯胡子了。”

王震虽为武夫,却喜好文化人,华罗庚、丁玲、艾青、李四光常与将军有来往。1957年艾青被划为右派,将军曰:“我要”

将军见艾青,曰:“艾青同志,你好!”艾青诉,曰:“我是右派,您不能称我同志。”将军对曰:“你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我们国家的光荣。”是时,将军立于卡车上,对全校师生官兵曰:“有个大诗人,艾青,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来歌颂你们,欢迎不欢迎啊?”全场掌声雷动,艾青热泪横流。

铁兵将军:司令员王震

朱海燕

怒气冲天:“搞这个名堂干啥,难道首长的尿不臊吗,我的尿和你们的尿一样!”师长、政委惶惶,派人急拆除。

杨连第铜像落成,十一局为将军寄去一信,邀请他莅临参加,因忙于国事,他特派张延忠代他赴襄樊参加仪式。张乃张鼎丞之女,王若飞之儿媳,王震之干女儿。张与我同一包厢内,张曰:“将军接十一局信,激动得彻夜未眠,总说‘铁道兵没忘记他,他很想念铁道兵。’他为十一局写来贺信:‘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1984年,共青团的一个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将军扶拐杖上台,开口曰:“起立!”与会者忙起立。将军曰:“坐下。”与会者坐下。将军又曰:“起立!”与会者再起立。将军曰:“坐下”,与会者又坐下。下面窃窃私语:“打仗出身的将军,什么都军事化了。”将军在台上笑了:“这个会本来我是不会参加的,胡启立同志让我来,我就来了。”与会者忽然明白:将军的“起立”非口令也,而是胡启立同志中“启立”二字。于是,众笑。

1991年7月6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总经理翟月卿,党委书记孙有礼突然接到中办通知:“明天,王震副主席要接见你们。”

这是铁道兵第一代领导和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第一任领导的会见。

次日,翟月卿、孙有礼、陈嘉珍、沈柏铭四人走进将军的家。

将军问翟月卿:“你们现在住在哪里?”

翟答:“老地方,复兴路40号,还是你盖的那栋办公楼。”

将军再问:“我们这支队伍有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吗?”

王震答:“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不敢说。”

将军又问:“你们领导的奖金有多少?”

孙有礼答:“比一线施工的同志少,每月只有几十元。”

将军沉吟片刻,曰:“这就很好,家大业大,传统不能丢。”

翟说:“1985年,北疆铁路铺轨,老司令登上十五局的铺架机的照片,在报上登了,你抱着职工就像抱着孩子一样,‘铁道兵’十几万人都激动了,都很羡慕,都很想念你,盼望你再回你的队伍看一看,住一住。”

将军眼睛潮湿了,深情曰道:“过去身体好时,总想回去看看,可是太忙;现在,想回去,腿脚不方便了。”

将军离开铁道兵时,也挖走了铁道兵的人才,那些人才不是工程师,不是师长、团长,而是画版画的画家们。至今北大荒版画仍名震画坛。须知,那是将军引向北大荒的铁道兵的艺术血脉的延续。

“文革”中,造反派批斗华罗庚。毛泽东曰:“华罗庚是王胡子的朋友,要保一下哟。”

柯岩对我说,“文革”期间,她到农垦部去看大字报。那里也贴了一张王震写的大字报,将军说:“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一点也不假。我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最坚决的三反分子!”

贺敬之曾对我说,“文革”中他去看王震,将军曰:“你解放了没有?”

贺敬之对曰:“没有解放,他们还要再折磨我……”

王震给他打气:“他们整不倒你。给你穿小鞋,咱不穿,要穿就穿老红军、老八路的草鞋!”

“文革”中,造反派斗王震,书“贺老黑干将”牌子挂脖子上,将军大怒,破口大骂,取牌摔于地,以脚踩之,曰:“老子不挂这个,老子只挂军功章。”有人将此事报毛泽东,毛大笑,曰:“王胡子赤膊上阵了,谁让你们惹他?他急了,要跟你们拼命的嘛!”

吴东峰撰文曰:1975年,邓小平被停职,王震召叶飞、李强等将军说:“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又曰:“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吴东峰披露,“文革”中某日晚,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于中南海怀仁堂看内部电影。将军穿扮袄闯入,于前排来回走动,弄得“四人帮”看不成电影。警卫人员悄声问:“王老,你找谁?”将军扭头骂骂藏地:“那个王八蛋呢?”江、张、王,哑哑然。

做了国家副主席之后的某年某月,将军去八宝山参加某领导的追悼会。返城途中,至铁道兵大院门口,突然息急,将军命令司机:“开大院子去。”进院至楼前,将军人一楼向右走,直奔厕所。时有认识者,上前忙呼:“老司令回来了,我去向领导汇报。”

将军笑曰:“别汇报了,我就是回来尿泡尿。”将军又曰:“此楼是我盖的,厕所在哪里,我清楚。”

提起小便,还有一事,值得一提。1956年,将军被任命为农垦部部长。8月,将军至新疆农垦部队视察。某师为迎接将军,建牌楼,扎鲜花。将军见之,问:“这牌楼能扛敌人吗?能长庄稼吗?能产粮食吗?”后,将军小解,又见一由新圆木围成的临时厕所,门旁挂一小牌,上书“首长厕所”。将军

书:“山火无情有情,筑路抢险为人民!”

公私难以兼顾时党员作示范

“党员自己干得好,不算好党员,带动周围群众干得好,才算真正的先锋模范”。这是十一局集团石武铁路项目部党工委对全体党员提出的要求。为此,他们还专门开展了“共产党员身边安全无隐患,工程质量无缺陷,日常生活无违纪,完成任务无怨言,环境保护无投诉,履行合同无折扣”为内容的“六无”活动。

今年6月,一公司项目部所担负的工程任务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正在这时,试验室主任、共产党员毕宝山爱人要到昆明市某大学读研,孩子又正值由小学升中学之际。试验室只有3个人,本来就人手不够用,自己再离开,工程进度肯定受影响。毕宝山是顶不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顾了工作顾不了孩子和爱人。他考虑再三,只好劝说爱人带着孩子去读研,在昆明市为孩子找一所中学就读。

试验室的其他两名职工,见毕宝山一心一意为企业,让爱人带着孩子去上学,也把苦、累埋在心里,起早睡晚,废寝忘食,千方百计地保证试验任务的完成和混凝土的供应。

现场短新闻

通讯员 冯学亮 罗永涛

扑火记

6月11日晚18时40分,驻扎在贵州省黎平县贵迷村附近的十二局集团三公司厦蓉高速公路AT10标项目部的员工们,刚刚端起饭碗,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贵迷村失火了!

大家的目光霎时一齐投向200米远的贵迷村,只见浓烟弥漫,火光冲天。项目经理赵荣国深知,贵迷村侗族居住密集,房屋全部为木结构,这样大的火灾若不及时扑救,将使整个村庄全部烧毁,情况万分危急!

赵荣国立即部署下碗筷,集合全体人员简单讲明安全注意事项后,带领全体人员拿着水桶、脸盆、灭火器、铁锹等工具火速奔赴火灾现场。同时迅速调集施工队2台挖掘机、6台水车、120余人到火灾现场救援。当惊慌失措、焦急万分的侗族村民看到这样一支扑火大部队“从天而降”,仿佛找到了主心骨,村民们纷纷加入扑火行列,在赵荣国的统一“指挥”下,投入到转移老弱人员和财物、挖土填火、抽水浇火灭火中。由于火借风势越烧越凶,现场弥漫的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大家就脱掉外衣捂住口鼻冲进火堆,头发被燎了,衣服被弄破了,大家全然不顾,在火灾现场个个都成了无畏的勇士。

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两幢已经开始燃烧的木楼起火点被扑灭,遏制住了火势向整村蔓延的势头。20点10分,大火被全部扑灭,这次火灾共烧毁木楼4间,当地居民无一伤亡,损失已降低到最低限度。

当黎平县政府人员赶到现场时,被厦蓉高速公路AT10标项目部的人员自觉自愿、在火灾面前表现出来的英勇壮举所感动,他们感激地说:“你们的爱心善举挽救了整个村庄,我们代表县政府向AT10标和中铁十二局全体人员表达由衷的感谢和致敬!”



十六局集团三公司工会维护职能,竭诚服务职工,围绕施工生产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为企业稳步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该公司连续三年被总公司评为“五比四创”先进单位,被北京市评为“模范职工之家”。因为公司工会主席朱煜峰(中)与工会职员一起研究

董国隆 成海忠 李开平 摄

把“红旗”插上高地

——十一局集团石武客专项目部“一个党员一面旗”活动二三事

记者 张荣文 通讯员 束道法

怎样才能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怎样让共产党员真正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旗帜和榜样?十一局集团石(家庄)武(汉)客运专线土建2标项目经理部党工委,在组织开展“一个党员一面旗”的活动中,坚持把好钢用到刀刃上,把“红旗”插上高地上,让共产党员在关键岗位、急重任务和危难面前显身手、展作为、作表率,是不是真金放到火上炼炼看。

在一面鲜艳“红旗”的召唤下,工程施工呈现一种热火朝天的生动局面,全线第一个建起的拌和站、第一个拔地而起的桥墩、第一条贯通的隧道、架起的第一片900吨箱梁……都在十一局集团工地诞生。在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综合评价中,多次名列第一。

急重任务让党员来闯关

如果你要问什么是工程施工最大的难题?可以断言,凡是在施工一线干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征地、拆迁”。

四公司项目部把这一棘手任务交给了有40年党龄、年近60岁的党支部书记林贵麟。

在四公司项目部的征迁范围内有一鱼塘,所有权属于黄陂区李集街上古寺村,承包使用权却属于下古寺村的一位村干部,两家争得不可开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扯皮没个完。但时间不等人,老林是跑了这家跑那家,跑了村里跑街道,找了街道找区里。一大早,人家办公室还没开门,老林就坐在办公室门前等着,到了吃饭的时候,老林“死皮赖脸”地跟着。有一次,一位街道办的领导半开玩笑地对老林说:“干脆,在我们这里专门给你设立个办公室,算我们的编外干部吧!”老林说:“你们给我一间办公室,还不如卖给我个人一小块地?”这位镇领导不解地问:“你这个福建人在这里买地干什么?”老林说:“我被征地拆迁工作折磨死了后,就埋在这里算了!”一句话玩笑话,说得这位领导哭笑不得。

去年11月底,就在征地拆迁最紧张的时候,老林患上了带状疱疹,围腰的带

状疱疹一旦接上头,就会有生命危险。但在这关键时刻,老林不能跟项目部的人讲,也没时间到医院去诊治。他只好给老伴打了个电话。知道老林工作起来不要命的老伴,赶紧找人用中草药配制了治疗带状疱疹的药物,连夜乘车从福建老家赶到湖北黄陂项目部。晚上帮老林洗澡、涂抹,白天催促他按时吃药,洗衣刷碗全部包干,绝不让老林接触冷水。

经过老伴的精心照料,老林终于康复了;经过老林的不懈努力,在全标段第一个完成了繁重的征地拆迁任务。当跨合(肥)武(汉)铁路特大桥下的4个“钉子户”终于搬迁之后,连建设单位的领导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关键岗位让党员来承担

项目施工最棘手的是征迁,最重要的工作是安全。因此,十一局集团石武客运专线项目部,全部安排有一定施工经验和富有强烈责任感的共产党员来承担。

今年3月份,湖北东部阴雨连绵,五公司项目部负责安全工作的付朝明和喻后超都是年过百岁的老党员,对安全工作始终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连睡觉眼都是睁着的。一天夜里,正在木兰山隧道附近巡视的付朝明,发现山坡有点异常。如果出现山体滑坡,隧道口必然会被堵塞,将威胁到隧道内施工人员的生命。想到这里,他立即拉响安全警报,催促在隧道内施工和住在隧道山坡上的员工赶紧撤离。当人员和设备全部撤离之后,总量达近万方的山体垮塌下来,将隧道口堵了个严严实实,人员和设备安然无恙,大家无不对付朝明赞叹有加:“多亏老付的火眼金睛!”

一段时间,喻后超发现木兰山隧道斜井的地质由岩石逐渐变为沙土状,便加倍警觉起来,一连几天都在斜井里“盯”着。一天早上,正在斜井里巡查的老喻,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便急忙跑到洞口,阻止施工人员进洞。

不一会儿,只听隧道里“哗啦啦——”这是危石塌落在钢拱架上的声音;

“嘎嘎嘎——”这是钢拱架受不了沉重的负荷,发出痛苦的呻吟……

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隧道内几十米长的一段,泰山压顶般地塌落下来。

险情,对于这个昔日的工人和一名老党员来说,那就是冲锋号声。喻后超招呼了一声:赶紧进行支护锚固,防止继续塌方。他扛起一根工字钢,第一个冲进隧道……

人们见此情景也纷纷跟了进去,钢拱架又支起来了!尚未散尽的灰尘,像浓雾、像硝烟,在为鏖战的职工们伴舞鼓劲儿!

危难时刻党员冲在前

今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担负值班任务的五公司项目部物资部共产党员刘科顺,警惕地在项目部周围巡视着,他猛然发现地处项目部后面黄陂区蔡店乡双河村的山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映红了半个天空。他意识到山林失火了!

双河村地处湖北省木兰山旅游区的北部,山火一旦蔓延开来,不仅会使旅游景区毁于一旦,而且直接影响到双河村村民的生命安全。刘科顺大喊一声:“同志们快起来,山林失火了!”

在刘科顺的带领下,职工们穿过茫茫夜幕,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双河村飞奔而去。

事发地点均为山地,项目部带来的洒水车派不上用场,刘科顺招呼一部分人迎着火头,去砍出一条隔离带。然后,自己则带头冲进火场,用树枝扑打着熊熊烈火。不一会儿,手里的树枝也着火了,脸、手被烤得由红变紫,疼痛难忍,眉毛和前额的头发也被烧焦了。刘科顺和职工们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摔掉树枝脱下自己的上衣,又与山火“厮打”起来……

不多一会儿,村民和消防队的人员也赶来了。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奋战,终于开出了一条1公里多长的隔离带,阻止了火势的蔓延。

双河村村民的财产保住了,木兰山旅游景区保住了。村支部书记段胜普代表全村干部群众给五公司项目部送来一面锦旗,上